

父亲种的西瓜

◆文 会

父亲在院子东头辟出一块地，种起了西瓜。土地不大，不过十步见方，然而父亲却郑重其事，如同经营着一项事业。他先是将土细细翻过，拣净杂草碎石，再用锄头仔细耙平。最后，他弯下腰，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小心地拨开泥土，埋下瓜籽。那一刻，他的神情虔诚专注，仿佛播下的不是种子，而是无声的许诺。

瓜籽安家落户后，父亲便成了它们忠实的守护者。他日日巡视，如同将军检阅士兵。瓜苗初萌，怯生生地探出两片嫩叶，父亲便俯下身，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拨开浮土，如同呵护婴孩般轻柔。

瓜藤日长，渐渐显出几分铺张的气势，绿叶如掌，层层叠叠铺满地面。终于，黄色的小花悄然绽放，又无声凋落。花落处，便结出玲珑的幼瓜，毛茸茸的，羞涩地藏浓密的叶影底下。父亲的目光便愈发专注起来。他每天蹲下，用手轻轻托起叶片，细数那些果实。他的指腹拂过青涩的瓜皮，仿佛在点数着一个个沉甸甸的希望。日头愈烈，父亲黝黑脊背上的汗珠也愈发密集。汗水汇成细流，顺着脊梁沟淌下，润湿了单薄的衣衫，也

润湿了脚下沉默的土地。

瓜田的绿意一日浓过一日，终于结出几个沉甸甸的果实。父亲蹲在田边，眼神一遍遍抚过那几颗日渐滚圆的瓜，目光灼灼，如同农人细数金黄的麦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瓜终于熬足了日头。

一日，父亲蹲下去，屈指手指，在瓜上轻轻叩了几下，脸上便浮起笃定的笑意：“熟了。”他小心翼翼摘下最饱满的那一颗，捧在怀里，如同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。回到家，他将瓜浸在院中那口沁凉的井水里。过些时辰，瓜捞出来了，皮色深青，透着冰凉的水汽。父亲在井台边洗净了手，这才郑重地将瓜置于案板之上。刀锋切入青翠的瓜皮时，只听得“嗤啦”一声轻响，瓜应声裂开，露出鲜红水灵的瓤，黝黑的籽镶嵌其中，饱满分明。一股清冽的甜香，瞬间弥漫开来，直往人鼻子里钻。

瓜分开了来，父亲递给我最红最厚实的那一块。我低头咬了一口，甘甜的汁液霎时溢满齿颊，清冽沁人，直直漫进心底里去。父亲也拿起一块，慢慢吃着，额上深刻的皱纹里，此刻仿佛也浸润着满足的微光。他并不看我，目光似

乎越过了院墙，落在那片已然空落的瓜地上，又像是落在了更远的地方。

“甜吧！”他忽然开口问，语气平淡无波，仿佛只是谈论天气。

“甜！”我用力点头，舌尖还残留着那清冽的滋味。

父亲听了，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，并未再说什么，只是又低头，专注地啃食着手里那块瓜。瓜皮啃到泛白，几乎不留一丝红瓤，他才放下。我看着他黝黑的、沾着一点瓜汁的手指，忽然明白，那土地里结出的，何止是瓜的甘甜？那分明是父亲用脊背上的汗珠，用日复一日的沉默守候，用土地一样深沉无言的期待，一点一滴酿出的滋味——那甜味里，浸透了盐分，浸透了日光，浸透了泥土的厚重，也浸透了人间的沧桑。

那瓜瓤的甜，终究要经由舌喉的品尝；而父亲种下的那些沉默的光阴，却早已如藤蔓般，悄然扎根于我的心土之上，岁岁年年，无声攀爬。日后人生路上无论行至何方，我的心底深处，总有一片小小的瓜田，绿叶蔓生，青瓜卧地。父亲依旧弯腰其中，汗水滴落处，便结出那永远清冽、永远微咸的果实来。

花朵想响太阳的快门

◆赖杨刚

都春天了
还犹豫什么呢

戒掉寒冷
让自己温暖

要美好
就放肆地美好吧

想轻盈
就对羽绒服说：再见

可以野蛮生长
可以在转角处，崴一下脚

可以小跑，跑丢的鞋子
被大地珍惜，成为蚂蚁的伙伴

一路的花朵，正在对你随手拍
咋擦，咋擦，想响了太阳的快门

你，青山绿水
我，蓝天白云

彭水首届端午非遗巡游有感

◆李明海

彩旗飘扬涌似潮，
鼓鼙声震古城摇。

霓裳旋处雄狮舞，
背杆传承显风标。

薪火延续国脉系，
金汤固守护华韶。

自信根深植沃土，
复兴宏图日月昭。

耕
甜

钟建摄



哆哆小面

◆朱俊玮

我的大伯开了家面馆，叫《哆哆面》，从河堡往五桥桥头走，右边人行道旁便是。

今年六月初，哆哆面在彭水住下了，跟一家鞋店和一个空门面做邻居，与其他任何的小面馆一样，虔诚又热情地招待每一户人家。

最近多雨，常是下一阵歇一阵。清晨的露水，沿着青灰色屋檐滴下，在六点半的薄雾中，借店铺的灯光耀采。

面食与油水的香气，常缠着行人绵延，一直到五桥后，被清湿的乌江风吹散，又流到睡美人山，再一次试着唤醒她。

睡美人山，静静地平躺，风情万分。风和雨的打磨，将其塑成最完美的波荡。层棱的山林线自山巅垂下，是纤细的发丝。睡美人，其实是由两座山构成，卧在乌江与郁江的交汇处，自古以来便沉睡，清醒着，守望着这方水土。一代代的居民应当都观摩过她的睡姿，或是有心驻留，或是无意惊鸿，或是赶集时匆匆一瞥。当然也有很识趣的小男孩，像我的

堂弟，“那她为什么有喉结？”我略微皱眉，单手夹起他的脸，似乎是传达神喻一般，“那是项链，还是全世界独此一份的项链！”

当然这也很像彭水，端庄而不失乐趣，平易近人。若是一味地清高，在这儿大抵是不受待见的。

山谷公园里的青苔，蚩尤九黎城的碑柱，摩围山的皑皑白雪以及阿依河的潺潺溪水，浓缩于几座山脉。县城参差万户人家，可人们也不沾沾自喜，于是开山隧道，起高楼，隄水成，文明聚，又一个天上人间。

如此之盛，我却因学业奔波甚久，与此仅仅八九年之交。常常返乡多是夜晚，沿途尽是黑，但经过最后一条隧道后，满眼皆是灯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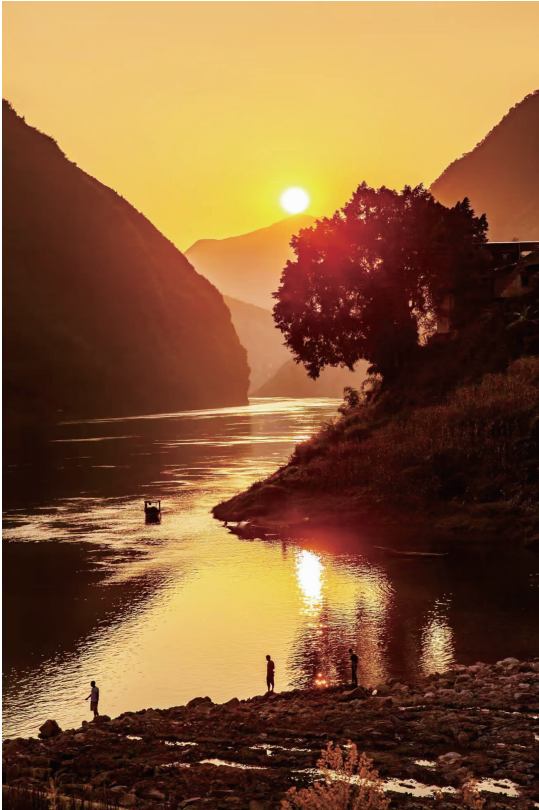
华灯初上，河堤总是洒满了人。大多是收拾碗筷后的放肆歇息，乘着凉凉的河风散步，与亲友聊些琐事，等到明天又把今天聊成琐事。而近些年，多了些音响和用音响的人，有老艺术家一展歌喉，也姑且有自称的乐队，三四个年轻人，几把

吉他就唱了起来，往往这个时候周围便多多少少坐了些情侣和朋友。各种声响和颜色在两三里的河堤上杂糅，使人放松，也使人陶醉。

同样陶醉的人也出现在饭馆里，碰杯，敬酒，一声嘹亮的“服务员”，以及醉醺醺的两行清泪。纵使大家都放肆宣泄，却也在凌晨前早早离场，留给这座城应有的空。

故乡美好的瞬间，在我同学的动态也出现过，像是哪里风景不错，哪家新店真的很赞，每次我便默默记下，想哪天去体验，但因为懒又无限期地拖延。不过，反正故乡很溺爱她的孩子，我还有很多时间跟她撒娇，不同的年龄对她都会有不同的感想，所以想早起就早起，玩一整夜也没问题。

然后，天就渐渐亮了。有些地方还能听到鸡鸣，然后，一点点的人籁响起。各行各业的人们准备出门，这时我抢先一步，来到哆哆面，期待着第一位经过的行人，在一口一口的吞咽下，候着日出。



暮影下塘

黄润生 摄